

鄉村的早晨

于雁軍劇選



通俗讀物出版社

鄉村的早晨

(劇選)

于雁軍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劇選，是于雁軍近年所作的小劇。都是寫農民們生活、生產中的故事。

“鄉村的早晨”：是通過一個家庭，表現了農民們的個人主義與集體思想的鬥爭。劇中表揚了一個老黨員的優秀品質。

“雨後初晴”：是寫一個農業社，由於幹部的急躁情緒，引起了落後社員的思想顧慮。劇中批評了這種工作方法，也批判了農民的狹隘意識。

“鎖不住的人”：是寫農村的青年們反抗父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此劇，也可用戲曲形式演出。

書號：0223

鄉村的早晨

著 者： 于 雁 軍

舞台設計： 陸 陽 春 等

出 版 者：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分 廠
(北京東四馬市大街甲34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84千字

印張：3 15/16

定價：3,200元

印數：1—20,000

1954年12月第一版

195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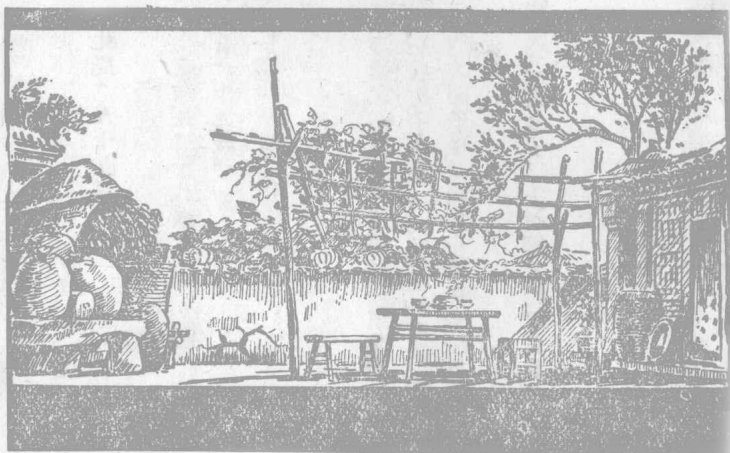
鄉村的早晨（獨幕話劇）	一
雨後初晴（獨幕話劇）	四
鎖不住的人（四場歌劇）	九

鄉村的早晨

(獨幕話劇)

• 舞台設計者 •

陸陽春 段純麟



時間 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的一個秋天。

地點 河北省某農村。

人物 王洛達——中共村支部書記，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五十九歲。

洛達妻——五十六歲。

春蘭——洛達的女兒，農業生產合作社婦女生產隊長。十八歲。

大慶——春蘭的愛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計。十九歲。

春山——洛達的兒子，某鋼鐵廠工人。二十一歲。

趙五嬸——洛達家的鄰居。

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二人。

佈景

洛達家院子裏，這是一個寬敞的院落。右邊是洛達家的屋子。正面是一道整齊的院牆。

棵歪脖子的大棗樹從牆外伸到院子裏來。牆的左邊拐角處是一個通往外面的腳門。從院子裏可以望見外面遼闊的藍天。院子裏堆着金黃色的棒子堆，糧食布袋和剛剛摘下來準備曬乾的棉花……一切都顯示着豐收的景象。

幕啓 朝霞滿天。院子裏空無一人。只有院子中間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擺着剛剛做好的飯菜還在絲絲縷縷地冒着熱氣。

〔少停。洛達妻和趙五嬸相隨着上。〕

洛達妻：你看！我們這個老喪良心的，天到這個時候啦，他還不回來吃飯。一天總是開會，開會……也不知道人家給他多大好處，他那麼大癰頭兒！（指彘子）他五嬸，坐

下。你看這院子堆的都插不下腳啦！

趙五孀：（向周圍環視一下，羨慕地。）看你們這金一垛、銀一垛的，真叫人眼熱！

洛達妻：喲，你還不知道啊？這可是奶媽抱孩——人家的。這都是合作社的糧食，先在各戶分着保存，打完場還分呢！

趙五孀：你們社的莊稼，今年長的可真不錯呀！

洛達妻：哼！五六十戶，那麼多口人，也分不了仨瓜倆棗的。

趙五孀：這是實話，反正得有吃虧、有沾光的。

洛達妻：那還用說。

趙五孀：（順情說好話）要說你們那地入了社可真白瞎啦！村裏人誰不知道，你們的地肥得種個石頭子都能長莊稼！

洛達妻：別提啦！我們那個老喪良心的，人家一說入社眼睛都沒眨。家裏的犁、耙、繩、套全交出去啦！我們存的那五石麥子要不叫我扣的緊哪，也早就入了社啦！

趙五孀：他大娘，你辦的對呀，錢要是在他們手，他順着手指頭縫都得給你漏出去。像我們那個老頭子，要不叫我能降住他，就他呀！他憑什麼能混上餓不着凍不着啊！常言說得好：『窮家值萬貫』。我就是看着他，一個米粒兒也不能叫他給我糟蹋嘍！合作社呀，得看準了有光沾，才能往裏進呢！

洛達妻：我們那個老敗家的，今個早晨天不明就起來啦，到倉房看了看我們存的那麥子，也不知道又有什麼打算，反正他是鬼迷心竅啦，準又是想往合作社倒騰！

趙五嬸：「喲，五石麥子可是百十來萬哪！」

洛達妻：（低聲低氣地）他五嬸，我找你來就是爲了這個事。聽說今兒個早晨他五叔趕集去，你看是不是叫他五叔想個法給我賣出去？

趙五嬸：「行啊！這會兒人們正買麥種籽的時候，好賣。賣了好，懷裏揣着不如手裏攢着，這是有數的。」

洛達妻：「反正不管怎麼說，這五石麥子怎麼也不能叫合作社圈弄去。他五嬸，這個事你還得給我急着點兒辦呢！（歡喜的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我對你說呀！我們春山有了『對象』啦！」

趙五嬸：「喲，可是大喜呀！看不透這孩子老老實實的，出了門這麼有本事。姪媳婦是個什麼樣人哪？」

洛達妻：「準是有文化的唄，要不怎麼能進得了大工廠啊！人家這會兒跟春生在一個工廠學手藝呢！」

趙五嬸：「這孩子出去有一年多啦吧？在眼皮底下長大的孩子真還怪想的呢！」

洛達妻：「快回來啦！」

趙五嬸：「什麼時候啊？」

洛達妻：「準就是這一兩天。我給他去了信啦，說家裏有事。他一來信就說忙着呢！人家這會兒不抬土搬磚頭啦，高昇啦，學開機器啦！（指信）這信上寫着呢，也不叫什麼機器？……」

趙五嬸：我那大嫂啊，你真有福氣。你幾輩子燒高香啦，修下這麼個好兒子！

洛達妻：（掩飾不住的滿意）喲，有什麼福啊！有塊豆腐。（笑）要說我們那孩子倒真是好孩子，長這麼大，我叫他幹個什麼事，多會兒沒說過「不」字。

趙五嬸：真是！要叫我襯這麼個好孩子，我早就跟去啦。幹麼還在家裏餵豬打狗的受這個累呀！聽說大工廠啊，儘住大紅瓦房，吃好的、穿好的，享福着呢！

洛達妻：可是真的。你看區上老王同志還到咱村講：成立合作社，明個走到什麼社會主義，吃好的、住好的，機器種地……你就別聽他的。就咱們這個地方，土圪垯石頭塊的，得幾百輩子能到那一步啊！聽說俺春山那大工廠，人家那才真是那樣呢！有電燈、電話、紅瓦房、大玻璃窗戶，出門就坐汽車……。

趙五嬸：（認真地）這可是真話。

洛達妻：可是我們那個傻老頭子，才實心眼子呢！一天價東跑西跑的辦合作社。他五嬸，你說，咱沒有指望便罷，有這麼個好兒子，幹麼放現成的福不會享啊？

趙五嬸：可是實在的。

〔遠處笑語聲愈來愈近……〕

洛達妻：（聽了一下）他五嬸，你看看我，說着說着就扯到「雲南交趾國」去啦！（低聲）你可想着把麥子的事幫着我辦了啊！

趙五嬸：（站起來）忘不了啊！我這就回去看看。他五叔趕集要是還沒走，叫他今兒個早晨就給你問問。

〔門外一陣笑語聲……〕

洛達妻：（喊）春蘭！

〔春蘭上。〕

春蘭：（興緻勃勃地）媽，你先吃飯吧，我還有事呢！（說着轉身就走）

洛達妻：（大聲地）春蘭！你給我回來，又是什麼事這麼忙啊？

春蘭：召集青年團員開會，佈置比莊稼的大會場。媽，快吃了飯出去看看吧，熱鬧着哪！這一片五、六個村合作社的代表都上咱村來啦！

洛達妻：你爹呢？

春蘭：你別等他啦，我爹在社裏開會呢！

洛達妻：（不滿地）又是開會！

春蘭：不開會就行啦？得先民主討論好，才能有保證呢！我爹他們正在討論和外村合作社挑戰的條件呢，回不來。你別等他啦！

〔春蘭跑下。〕

洛達妻：（追一步）春蘭！（回頭對趙五嬸）你看這個瘋丫頭，跟他爹一個樣。真是，叫個

葫蘆就會爬蔓——隨根！

趙五嬸：可別說啦，這會兒這年輕人可了不得，你說一句話他那有三句等着。有什麼法兒，人家比八十的老頭子知道的事還多呢！

洛達妻：年輕人好折騰是年輕心盛，你說我們那個老喪良心的，眼看六十啦，老的都白了毛

啦，也跟些孩子們嘻嘻哈哈的在一塊兒混去。屬穆桂英的——陣陣少不下他。

趙五嬸：（笑）講的是老來少嘛！他大娘我走啦。

洛達妻：（送）他五嬸，我託你的事你可別忘了啊？越快越好！

趙五嬸：忘不了！

〔趙五嬸下。〕

〔大慶急上。〕

大慶：我們老社長回來沒有？

洛達妻：（沒好氣地）我還正想問你呢！

大慶：他要沒在家就準是上地裏去啦。（討好地）三大娘，我給你報個喜吧！

洛達妻：我哪兒來的喜呀？

大慶：咱們合作社的莊稼呀，這回在評比大會上非拔了尖不行。你沒看咱那雙穗的穀子；

（比劃着）棒子這麼粗、那麼大，一個棒子光粒兒就四五兩。看着吧！今年社員們多投資，多買點肥料、新農具，過年咱社的莊稼得全國出了名。

洛達妻：（搶白地）我不聽你們那一套。我問你，你找他幹什麼？

大慶：就是討論投資的事。今個供銷社大車進城辦貨，社裏要買麥種，還要買些化學肥料，等種秋麥的時候用。

洛達妻：（敏感地）投資！投資你找他幹什麼？我就知道你們早就惦上我們那點兒麥子啦，反正早晚討論到你們手裏去算拉倒。

大慶：（笑着）三大娘，你別多心！投資是自願的，你不自願就不投。

洛達妻：告訴你們，你們以後趁早別打我們這份主意。那點麥子是留給春山娶媳婦的。

大慶：三大娘，我不是說投資是爲了擴大生產，靠自覺不是強迫。

洛達妻：不強迫，不強迫！那你們以後就別纏着他。（指桌子）你看，這飯在桌子上擺了一早晨啦，回回是這樣。（越說越氣）我問你，你們年輕輕的不辦事，怎麼偏拿這個乾巴老頭子的大頭啊？就是你們纏着他，一天價上區、上縣、開會、上站的，家裏連挑水都不給我挑。你們這是安的什麼心？

大慶：（忙着陪笑地）三大娘，別生氣！我給你挑一担怎麼樣？（說着拿起扁担）

洛達妻：（奪下扁担）用不着。你們少纏着他點兒，什麼都有啦！

大慶：那可不行。我三大伯是老黨員又是社長，不叫他領導叫誰領導啊？

洛達妻：別又來這一套啦！我可先告訴你們，誰再來找他可別說我罵他！

大慶：（笑着）你罵吧！……（走了又轉回身來，鼓了鼓勇氣。）我要不是管你叫三大娘啊！……

洛達妻：（逼近一步）怎麼的？

大慶：（脫口而出）就你這落後思想，一定得狠狠地給你一頓批評！

洛達妻：你說什麼？（追）小鬼崽子，你回來！

大慶：（一邊往外跑，一邊頑皮地。）我說得狠狠地批評，批評！

〔大慶跑下，洛達妻追到門口。〕

洛達妻：（氣吁吁地轉過身來，站了一會兒。）……又討論投資？……哼！我看我還得找找
他五孀去。

〔洛達妻急下。〕

〔靜場。〕

〔從街裏傳來人們的笑嚷聲：〕

『吃完晌午飯就去，快點啊！』

『嚇！那大穀穗像狼尾巴似的！……』

『那莊稼長的是真好，一色齊呀！』

『還是咱合作社的行，你看着吧！』

洛達聲：『你們要不服氣，咱們評比會上再見！』

『好吧！等着看你們的！』

〔洛達抱着一抱棒子，穀子穗，高粱，大豆等展覽品，樂呵呵地上。大慶隨
上。〕

大慶：（翻弄一下展覽品）喂，大伯！你怎麼不把咱那雙穗的穀子和棒子拿去展覽哪？

王洛達：咱們是實事求是，不拿個別的比。光是場上比，地裏看，這還不算標準。咱們今天
還得清過斗，明過秤，實際產量才論英雄呢！（往屋裏一看）嗯！咱們那位老女社
員沒在家？

大慶：（笑着）你說我大娘啊？剛才都把我罵了一頓啦！她說你們有點兒麥子社裏就惦上

啦，老討論投資，早晚討論到手算拉倒。

王洛達：（大笑）你大娘這一輩子，我看世界上除了猴精就得數上她啦！你信不信？

大慶：反正不傻啊！懷裏揣算盤，光往裏撥拉不往外撥拉。

王洛達：這回你一告訴她投資的事不要緊，又給我添了麻煩事啦！

大慶：怎麼呢？

王洛達：又得動動腦筋，想點兒策略！

〔春蘭上。〕

春蘭：大慶，爲什麼青年團開會你不去呀？

大慶：我這正統計投資的事呢！

春蘭：爹，咱家投資投多少？

王洛達：是啊，你提提意見吧！

春蘭：咱那五石麥子，我媽非要留着給哥哥娶媳婦不可。娶媳婦能用得了那麼多啦，反正

就是不願意投資找理由。

王洛達：你是團員，我是黨員，你媽是羣衆。咱倆想個法保證她投資四石麥子怎麼樣啊？

春蘭：行啊！可是我媽要罵咱怎麼辦？

王洛達：（樂觀地）罵又不疼，怕什麼？小聲罵咱就裝着沒聽見，大聲罵咱爺兒倆就給她溜

出去。等她不罵了咱爺兒倆接着再說服動員。有什麼法兒呢！她是你的媽，是我的

老婆！

「三人同聲笑了起來……」

「洛達妻上。」

洛達妻：（不高興地看了看這三個人，對大慶。）你又來幹什麼？

大慶：我找我們老社長有公事。

洛達妻：什麼公事啊？

大慶：（笑着）別罵，別罵！我就走。……（大慶欲下）

春蘭：媽，咱家又沒貼着封條，誰不興來呀！大慶。

大慶：（站住）……

春蘭：你忙什麼呀，你今個不教我算術啦？

大慶：我看今天別學啦！

春蘭：（不高興地）今天不學，明天有事，像老牛拉破車似地，一步挪四指，什麼時候能學好啊？

洛達妻：你也是死心眼子，他不教你，你不會跟你六叔學？

春蘭：我六叔那是什麼呀？光是打小九九，人家大慶教我的是算術。

洛達妻：什麼不是一樣。學的能認得大票小票，過日子不吃虧就行啦！還非得學這個？

春蘭：你知道什麼呀？往後不會算術就不行。要學開拖拉機，你連個號碼都不認得那行啊！

洛達妻：（狠狠瞪了春蘭一眼）就你瞎瘋張，看你能學出個什麼來！

春 蘭：什麼叫瘋張啊？你不懂就別亂提意見。

洛達妻：（生氣地）學吧！我看你們怎麼學！

大 慶：（進退兩難地看着春蘭）……

王洛達：（對妻）我說，你過來……！

洛達妻：（瞪洛達一眼不理）……

王洛達：（拉妻一下）……你不嫌你管的事多呀？……操心不經（讀金）老！你過來。

洛達妻：什麼事？

王洛達：（遞眼色，低聲地。）年輕人的事你跟着摻和什麼？老糊塗！（故意地）太累啦，

我得進屋去迷糊一覺。……（往屋走，回頭見妻還站在那裏，招手。）我說，你來一下！……

洛達妻：（不動）……

王洛達：（過來拉一把）嘖！

春 蘭：大慶，咱走吧！上學堂裏學去。

洛達妻：春蘭，你不吃飯啦？

春 蘭：不吃啦！

〔春蘭和大慶下。〕

洛達妻：（對洛達）都是你慣的，你看這十七大八的閨女成什麼樣兒啦！

王洛達：你小心點兒，別違犯了婚姻法！

洛達妻：你也不替孩子想想。咱春山在工廠，明個叫他把春蘭領去找個什麼對象沒有？再說咱兒子在工廠，咱還能在村裏呆長遠哪？我看你才是越老越糊塗呢！

王洛達：（笑着）你別『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啦！快來吃飯吧。（說着坐下，拿起一個窩頭咬了一大口。）

洛達妻：你還知道餓呀？我還當你開會開飽了呢！

王洛達：哪來那麼便宜的事。

洛達妻：怪不得你才想起家來，還是餓的呀？

王洛達：可不是。要不叫肚子咕嚕，還真想不起來呢！

洛達妻：你對合作社那麼熱心，怎麼人家連頓飯都不管你的？

王洛達：有你惦着我，稀的乾的這麼周到，還用得着別人。（一邊說一邊大口地吃着）

洛達妻：（愈看愈氣）……

王洛達：（顯然吃的很滿意，對妻。）我說，你吃了沒有？

洛達妻：吃啦！吃的包子！

王洛達：（一楞）嗯！……

洛達妻：吃的『氣包子』！

王洛達：（朗聲大笑）哈哈！……你要是天天吃包子，咱家可省糧食啦！（站起來拉妻）坐下，坐下。

洛達妻：（一甩手）……